

神啊！願祢的意旨得著成全

——兼懷念我所敬愛的二伯父——

哦！



• 謝光亮 •

任「盡，起。
競境使視觸前一自
旁「」。哦
吃。膜」上
定
,
」
,
候
場也
大腸

介紹：謝牧師緯，祖籍福建，住居南投。
是一位治人肉體的名醫，也是一位
救人靈魂的牧師。生前默默耕耘，
不事宣揚。

民國五十九年六月十七日下午一時
五十五分 在前往二林基督教醫院殉職



- 目錄· · ○、楔子
- 一、歸——悲愴
 - 二、掩——哀愁
 - 三、待——未完成
 - 四、終——成全

「上帝啊！祢的意旨我不明白……。」

耳際似乎再次響起二伯母向 神的抗訴。

楔子

他們說二伯父是台灣的史懷哲，在他剛去逝的那段日子。

是嗎？我不禁自問著。

一個想法突然躍進腦海：要是這一切無謂的榮耀與虛名，必須以二伯父的生命與畢生的工作和努力去換取的話，那我寧可他只是一個頂平凡，頂平凡的人。

那些日子，他們會那麼熱切的論著，視同偉人般的談論著他；可是，在三年後的今天，卻再也難以聽見人家說他什麼了。

其實談論與否並不重要，二伯父也不會喜歡這些的。只是，如果你允許，就讓我們再次的讓思緒奔馳，回到三年前的六月十七日。

一、歸——悲愴

三年前，爲了求學的方便，我們這一群堂兄弟姊妹在台中賃屋而居。

那是個悶熱的下午，二姊（慧禎）上課去了。一聲急促的門鈴劃破整個午後的沈寂。該死的我接到電報，不知事態嚴重，竟不曉得去打開它。

好容易，二姊回來了。

「二姊！這是你的電報。」

「光亮！我爸死了……怎麼辦……。」

沒有淚水，沒有哭聲，但一臉惶急。失去依恃的她，要抓住什麼似的，緊握住我的手。

「父死速歸」才四個字呢！好大的打擊！

計程車滿載哀傷往南投急駛；沒有心情計較車資的多寡，我們祇希望早一步抵家。

不知情的司機播放著惱人的流行歌。

「關了它，好吧！？」我忍不住了。

而後是濃濃的死寂，一路上沈甸甸的壓著我們。

坐在前座的我，不忍回頭，不忍回頭見那淒楚的眼神，不忍見那喪然失神，孤苦無依地偎在妹妹身旁的二姊。我怕，我怕自己忍不住會掉淚；我怕，我怕自己強裝出來的堅強會崩潰、瓦解。

家到了……。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那貼在門上，刺眼的慘白，刺眼的「忌中」……。原本歡樂的家園，竟叫這方白紙給罩上一片陰霾。

圍在門口的人群，指點著剛下車的二姊：「那是他的二女兒……。」

是憐憫？是好奇？抑或是……？哦！該受咀咒的人們，人皆終免一死，又有什麼好圍觀議論的？人家都傷透了心，又何苦要這樣指指點點的？

壓抑的感情，奔放的淚水，再也忍受不住了；二姊扒到伯父的身上，哭了出來……。

「緯一！你所疼愛的阿禎回來看你了，你爲什麼不睜開眼睛？……爲什麼不睜開眼睛呢？……」失去神智的伯母，無助的嘶喊著。

跪在那兒的她像突然蒼老了许多。

「你怎能這樣一聲不響的走……？留下這四個無依無恃的孩子，你叫我怎麼辦……。」

「……早知道……，如果那時我堅持要他留下，不讓他走……就好了。」

「啊！上帝！……他是祢忠實的僕人呢？爲什麼祢也忍心帶他走……？」

「……上帝啊！祢的意旨我不明白……。」

一聲聲的悲泣，一聲聲的自責，再加上一聲聲的抗訴。肝寸過斷，她多傷心啊！

主啊！爲什麼祢不回答？爲什麼祢不安慰？祢不是

曾經應許過：求必求得，尋必尋見，叩門的必爲他開門麼？

「爸……爲什麼您等不及見我們最後一面……？」

「爸……爲什麼您不醒來？……爲什麼您不留下一字半語，就這麼悄悄離去……？」

「爸……我一向不聽話，不用功……但是，爸爸！爲什麼您不醒來，醒來看我改過？」

「上帝啊！祢是全能的；若是唯有以另一條生命才能換回爸爸時……我願捐獻自己，聽任您底安排。」

「爸……。」

「爸……。」

一屋子的嗚咽，一屋子的悲慟，淚水、泣聲，好一個憂傷的氣氛，怎不令人心酸……？

想到室外去沖淡這悲愴的心懷，卻又捨不得離開，離開那躺在正廳中，面容安祥，似乎隨時都會醒來，醒來安慰所有哀傷的人的二伯父。

奇蹟難道永不再出現？主啊！二千年前，祢曾使祢所喜愛的拉撒路自死裏復活。而現在，主啊！爲什麼祢不讓這事重演？難道……難道祢認爲伯父他——不是祢所鍾愛的人？

但是——。如果他尚且不配稱爲祢所喜愛的人，那還有什麼人才能爲祢所悅納呢？神啊！祢的意旨我不明白……。

人們抬進了兩塊大冰磚。六月，天氣是夠炎熱的了，爲讓晚到的親友們，也能見着他最後的一面，這是相當不得已的做法。於是，在電扇呼呼的吹下，寒氣瀰漫了大廳的每一個角落，越發使得靈堂陰沈起來。

時間帶來了一個個遲得訊息的親友，每一位的來臨，總帶來一陣感傷，使得肅穆，靜寂的靈堂，再次爲啜泣聲所劃破。

知否，知否，二伯父！他們那深深的鞠躬中，含著多少情感，多少傷悲；您忍心，……忍心勞動這麼些位親友，打老遠的來看您？

「讓我多陪陪他吧……！剩下的時間不多了……。我一向不能有很多的時間伴著他。剩下來的這些時間——

別叫我離開他……好嗎？」幾位長輩不忍見到悲痛欲絕的二伯母，受著那反反覆覆的哀傷氣氛煎熬，想要扶她進去休息，怎曉得，怎曉得她卻提出了這個要求，而，天啊！又有誰忍心拒絕她呢！？

浮腫的雙眼，淚水，再加上那一臉的淒楚，多令人心痛！他們是伉儷情深哪！神啊！祢何忍……，祢何忍……。

二、掩——哀愁

十八日下午四時是納棺式。

人們抬進了一具漆黑的棺木，好厚、好重；是爲了保存屍體的不朽？我不知道。但我覺得，屍體的保存與否已是無關緊要的了，重要的是，他已離我們遠去，永遠的離我們遠去，再也不會回來了。

原本相當寬敞的客廳已擠滿了親人友朋，現在，再加上這麼一具棺木，着實壓得使人透不過氣來。而卻仍有那麼許多人，絡繹不絕的擠了進來。我不知道他們進來的目的是爲了瞻仰二伯父的遺容，抑或僅僅爲了湊個熱鬧；而我也不想探究他們的心意爲何；但，我一直希望能獲得一個答案：「神啊！爲何不讓我們先有個準備，就這麼突然的帶了他走？」

主持儀式的鍾牧師穿了一身黑色的衣服站在那邊。一直就想不透參加儀式的服裝爲什麼必須是這肅穆的顏色，而不是純潔無瑕的白色？光明燦爛的金色？抑或是活潑明朗的黃色？尤其在此情此景下，怎不教人被它壓得心情更爲沈重了。

已記不起鍾牧師那時曾說了些什麼安慰的話語，但猶記得他的語調中帶著嗚咽。老天！非引得每個人都淚不可嗎？即使情不自禁，也該強忍悲慟啊！殊不知哀傷的親人，最需要的是強而有力的支持麼？

「神啊！爲何祢先後帶走支撐我們家的大哥，二哥，而不是我這一無是處的聾子……。」爸爸的禱告是含著眼淚的。

在印象裏，爸爸一直是位挺立風雨的勇者，絕不輕

彈淚水的，但在這兩天，我卻老是看到他掉淚。

爸爸的信心也是頂好的，在我的眼中。但是，如今他也會有不明白的事。只是，他又說了：

「……願祢的旨意得着成全……。」

是麼？神啊！難道人生的道路必須這樣崎嶇？人必得經歷這許多的苦痛與挫折？而這一切的一切只爲成全祢的旨意？我不明白。

是的，祢未應許天色常藍；但是，我卻一直相信祢是博愛，仁慈的化身；難道……難道這死亡顯示的也是祢的恩典麼？請明示我！

再次抬頭看那漆黑的棺木，那個到現在仍不能爲我所接受的東西。真的，我不知道它象徵著什麼？

是永久的歸宿麼？不！不是的，誰願意接受那麼狹小的空間來做永恒棲身之所？

是天人永隔嗎？這念頭卻又立刻被湧上的思潮給否定了。

抑或僅爲了隔絕這些親友的哀傷？

不！我不相信，我絕不相信那三尺六尺的空間，能裝得了所有人的傷悲！那層木板就能隔絕得了我們永遠的思念！

禮拜將完，在祝禱聲中，流淚飲泣的伯母又哭了出聲。主啊！死亡在祢，生命也在祢；哀傷在祢，快樂也在祢，好不好請祢安慰這失怙憂傷的靈魂？

是誰想起這個主意，替伯父蓋上黃菊花的？於是，那一片黃成了伯父的被褥，淹沒了整個棺木。

伯父一向挺喜歡菊花；現在，這象徵高貴的花朵，將永遠伴著他，永遠的伴著他了。

不，請不要，且等一下，慢點兒蓋棺，讓我們再看上最後的幾眼！……

於是——，哭聲響起，然後再也看不到那張熟悉的面孔了。哦！二伯父……。

封棺的釘子一根根地加上，就像敲進每個人心窩的深處，怎生受得了這抽痛呢？而這突發的事件，這令人難以接受的事實，也伴隨著那一槌槌無情的敲擊，牢牢

地嵌在人心深處。

主啊！兩千年前，祢被釘上十字架時，每聲的敲擊，就像根根的利箭刺進祢母親的心。而如今，痛苦輪到我們了。只是，主啊，祢第三天復活，並讓祢所喜愛的人看見。而我們卻只有期待，期待那相當久遠的日後，能在絢爛的天國相見了。

撲到棺木上，伯母再次的失聲痛哭。

「媽——！」二姊吃力的扶起她母親，眼淚直淌個不停。或許她想說些安慰的話，張了張口，卻哽咽地什麼也說不出來了，最後就只逼出一聲：「媽——！」

「孩子！看祢的母親！」主啊！在十架上，祢猶記得將生祢，育祢的婦人託付；現在祢將如何來安排這悲傷的婦人呢？

「撞！駕！看看你們的母親。」牆上伯父的遺像似乎在開口對著他的兩個兒子說著。「爸爸去逝了，家中的大男人就是你們了，你們承受得了這個囑託麼？」

但是——，伯父！這擔子加到他們身上豈不太重了些？他們還是孩子呢！一個才高三剛畢業，另一個也才是初三呢！

儀式已完，該做的事也全部做完，人群漸次離去；但卻仍有那麼多人留著不走。哦！請你們都離去，讓我們清靜，清靜好嗎？若要留下什麼安慰的話語時，隔些日子後再來吧！我們已叫悲傷封住了整個心靈，任你說什麼都聽不進的。好不好請你們讓我們清靜，清靜，留下我們自個兒與他在一起？

一向他就屬於公衆，但是，請別讓他在死了後，還不能屬於這些算來是他至親的家人，好嗎？

人群終於散了，夜已深。剩下的只有一盞孤燈伴著我們。伯母坐在那邊，孤伶無助。哦！長夜漫漫何時是天明？長夜漫漫，何時才會天明？

三、待——未完成

停柩在家的那些日子，仍是段令人痛苦的考驗。

「爲何 神如此做？……這引起了我的靈性上的鬭爭，上帝啊！爲何如此？我不明白……。」豈僅僅你不明白，身受的親人更需要明確的解答啊！

「知道嗎？這個質問超出了你的範圍， 神所做的人事人無法理解， 神的意旨也非人所能明白的。因爲天離地有多高，神的意旨超出人也有那麼多……。」如果這就是回答，那怎能安慰得了哀傷的心靈呢？不！我相信慈愛的 神，必會做進一步的安慰的。

「 神如此做祂會負責的：我愛我的僕人到徹底，所以我要他死。別掛慮，我會負責的，我有我的好意旨在。」似乎，這就是答案了，一切我們不能明白的事，除了靠這一個“信”字來解答外，還能夠尋到什麼更貼切的答案？

「……上帝雖奪去了我一切的幸福與快樂，但是上帝是好的上帝，祂將本身賜給我們……。」多美的詩啊！高牧師引用這患了肺病的少女，在“真安靜的火焰”這首詩的句子，將答案襯得更明顯，更清晰了。

「有悲哀，但別悲傷……，暫時離別，但是我們將來直到永遠，必一起站在光明的地方……。」是的，這該是我們基督徒獨有的希望及權利了。

「什麼人要繼承他去救靈魂？……什麼人要繼承他去愛卑賤痛苦的人？……什麼人要愛人的靈魂與肉體，但不是用驕傲，而是謙卑，犧牲？……。」

「史懷哲有兒子、女兒、女婿來繼承他的遺志，繼續爲非洲人服務。……希望我們有許許多多的謝緯牧師及醫師繼他而起……。」這是呼召麼？對什麼人呢？會是我嗎？ 神啊！若是我時，請別讓我學會逃避，好嗎？

「……謝謝祢以這麼大的悲傷來喚醒我們……。」在祈禱中他又如此說著。 神啊！是我們一向貪圖逸樂而忘了祢麼？願你賜下慈悲與憐憫吧！

接下來有那麼多人說了慰詞，更有那麼多人唱了慰歌；是希望由此來撫平我們心中的憂傷麼？

聽！「我的生命獻給你……。」是的，他終於燃盡生命的火焰，也終於盡了他所該奔走的路程。

「我的愛疼求主助，愛爾勝過全世界……。」這是他最喜愛的一首歌啊！伯母，您聽！不該再爲他悲傷了，我們該祈求主助我們化悲哀爲愛心，去繼續伯父未竟的工作啊！

追思的儀式終於全部完成。我，大哥，以及賜宗抬起置於棺木上的十字架，引導著靈柩走向墳地。

好重啊！這十字架。終於，我能體會出二伯父所背負的，是多沈重了。我也終於能瞭解剛剛所讀的那節聖經「息了他們的勞苦。」代表的是什麼意思了。這更令我想起，爸爸的謝詞：「感謝上帝，祂使我的哥哥，在他盡力爲主工作的當兒離開世界，由此我們可以確信，他已被接納，於天堂，享受永遠的安息……。」

在墓地，又是以頌讚開始。我們要將伯父放入墓穴了。

主持讚禮的牧師仍是依著慣例唸著：「在這兒，我們將使土歸於土……。」

是的，我們知道，人是由土所塑造的，死後也將化爲塵土，只是，不管如何，我總是不能將伯父與塵土聯想到一塊的。

當伯母在棺木上放下一束花，並哭泣著撒下第一把泥土後，衆人也跟著撒下他們滿滿一手掌的思念。

真的，並不是我們願意將他掩埋，只是，自古以來，人們總是想以泥土來掩蓋他們深深的懷念與悲慟，現在，我們似乎也希望能將這份感情深埋，只是，天哪！我們怎忘得了，怎忘得了呢？

太陽西斜了，似乎催促著我們踏上歸途。

梅佳蓮女士說得好：「如今，我們將他留在這山坡上；而我們卻被留著繼續住在這世界；留著的人必須去做謝緯醫師所做未竟的事務，其他的醫師，必須去做謝緯醫師所做未竟的醫療工作。但我們確知，在主裏死的人有福了……因爲他的工作效果也隨著他。」

說真的，到現在，我終於能瞭解：何其幸運的，神！祢帶走了他。

說真的，直到現在，我才終於能夠說：「哦！神啊！願祢的意旨得着成全。」（脫稿於 73'.11.29）

多刺眼，那棺木，擺在客廳中。但是，伯母卻一直在旁廝守著。在她臉上，除了悲哀，憔悴，再也尋不着任何表情。

想想，伴著自己走了二十幾年人生里程的伴侶，就這麼撒手而去，叫人怎生消受得了這個“悲”字呢？任誰也經受不起啊！我們都是凡人，那堪得破這七情六慾呢！

好幾天來，沒見她嚥下一粒米飯。也難怪，滿肚子都叫悲傷給填塞了，怎還留得出空間裝填食物呢？

好些天來，沒見她休息過。也難怪，怎叫她闔得上雙眼呢？她怎能有一刻離開他呢？

纖弱的伯母，如同菟絲花依附著女蘿的伯母，怎堪受得了這些折磨？但是，女蘿倒了，伯母卻也支撐了下來。想不透，這是親情的力量，抑或是“愛”的力量呢？

遲鈍如我，亦能體會出這些日子中，她的思維從未離開過伯父；她的思維：打轉在過去那些共同度過的日子裏，與現在這殘忍的事實中。

如果人們的話語能以量計時，那麼，那些寬慰她的字句，又豈能以車載斗量了。但是，她仍想不開。任誰也看不開啊！那些話語再多，再重，也換不回她一個活生生的丈夫啊！

一切事，都亂了常規。伯父不在，有事誰也作不了主。啊！樑木已朽，這一個家又要依靠誰去支柱呢？伯父，我們都仰賴您呢！雖然您一星期裏，難得有幾天在家。但如今您走了，永遠地離我們遠去了。您能告訴我們，在往後的日子裏，我們該如何做嗎？

記不得在那邊看到一首詩，那是一個傳教士的祈禱，他是這麼說：

哦！神啊！

我還沒學會哭泣；

也許是我笑得太多，

輕忽了順服祢，和祢粗陋的十字架。

或者想愛祢，

而不願付出憂傷的代價。

.....
.....
現在，我們已流淚太多了，但我們還未學會順服。我們想愛祢，但卻發現這憂傷的代價太大了。

哦！神啊！幫助我！

四、終——成全

總以為，只有在快樂中才會覺得光陰飛逝；沒想到在苦痛中的時間也過得如此的快！才沒好久呢，就已到出殯的日子了。天啊！我們怎狠得下心，留伯父孤獨的在那山上呢！？

是的，棺木擺在家中是相當的不順眼，但是，至少我們還能感覺得到伯父跟我們在一起；而從今天起，伯父就只能呆在山上，再也不能和我們在一塊了。

扶著靈柩，從家裏走到禮拜堂去做追思的儀式。路上，有人指著我們這群披麻戴孝的子姪說：「他怎會有這許多的兒子？」

伯父一向就疼愛我們，如同親生的兒子一般疼愛著我們。知道不？我們一直以擁有這樣的伯父為榮！只是……嗷！二伯父……！

追思禮拜開始了，首先是頌讚。

基督教的儀式似乎就是如此，不管婚喪喜慶，都是以一首歌來做為開場白，只是，我們那裏還唱得出來呢？我們那裏還有心思頌讚呢？

高俊明牧師站上講台，開始證道了……。

「當我接到這消息時，我受了好大的打擊，隨著而來的是疑問：真的嗎？……」是的，沒有人願意相信這消息的真實性，雖然明知它不可能有假，又有誰會去開這種玩笑呢？

「……而後是悲傷。……山地，平地的教會，南投、二林、埔里、北門的醫院由誰照顧呢？他的子女，妻子又有誰來照顧呢？……我為失去了教會的領袖及台灣的史懷哲來悲傷……。」你的悲傷豈會更甚於我們的？他是我們的親人哪！